莆陽文獻

林劉陳黃卓傳第二十七

林光朝字謙之少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為意聞吳中陸子正嘗受學於尹焞因往從之游自是遂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出入起居必中規矩稱為南夫子四方來從學者歲亡慮數百人其為教不專於詞章為進取計蓋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故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而以行義修飭聞于鄉里者光朝作成之也平生未嘗著書其於聖賢微旨有得於師傳者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

明之後世註鮮固巳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
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始以進士及第授左迪功郎
袁州司戶叅軍未上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
恩倖進光朝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
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
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檢討官
六年四朝會要書成遷著作佐郎進國子司業兼太
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
朝不往賀遂以直顯謨閣出為廣西提點刑獄淳熙
元年移廣東茶冦自荊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鋭甚

光朝督二將邀擊連敗之賊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兼侍講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然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脩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年六十五卒謚文節光朝老儒通練世務負士望甚重在後省久未有建明呂東萊私謂所知曰未知此

老若為收殺及繳駁謝廓然除命乃喜曰此舉過江後未有也光朝既殁朱文公嘗嘆曰其少年過莆見林謙之方次雲說得道理極精細為之踴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食及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矣光朝所著文詞有集二十卷陳宓序之謂其森嚴典美精深簡古上泰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宜數語而容有餘劉克莊亦謂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世亦不以其言為過云姪成季從朱文公遊有學行嘉泰中特科終興國軍判官號出宋史本傳并名公事迹等書

劉夙字賓之莆自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弟
朔師事之得其傳夙擢紹興二十一年第調吉州司
户參軍添差建州教授以弟朔爲温州司户迎母游
氏就養因乞與温州教授莫冲兩易以便親從之作
養人才多所成就孝宗即位召對除秘書省正字移
樞密院編修官以親老屢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修
官夙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
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備准三事又以江
浙水奉詔陳得失乃上疏曰陛下與曾覿龍大淵輩
觴味唱酬龍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

僥倖當自宮掖近侍始又及黄門濫格宰相臺諫不振職及謹邊防辨才德凡六事丐外章再上以爲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以與化循剩米病民請盡蠲之乾道年元以親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期年政平訟簡會曾覿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夙不納後求去徙知温州明年引疾歸甫一年卒是歲王龍學名逍齡芮司業煒俱卒而夙復繼之呂祖謙悼以詩曰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林光朝答士友慰弔之書有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爲一時名賢之所推重如此餘

見翁朔傳中風二子彌正彌卲

彌正淳熙八年進士嘉泰初爲考功郎嘗爲朱子定謚曰文韓侂冑兵禍有萌使彌正如兩淮還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侂冑怒官終吏部侍郎子克莊雜出名公事述等書

彌卲字壽翁父方盛年歿家貧有書數厨彌卲慨念先澤卧起其間不爲舉子業惟以學古爲心自六經以下莫不抄纂考論古今斷制義理一以洙泗關洛之語爲法事必求通理欲實踐自童至耄確然不移少以貧食於學後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受

郡守楊棟創尊德堂於學宮以處之亦不久留及棟
提點福建刑獄復論薦于朝未報卒年八十二子宬
由科第知古田縣遇經霈例授彌邵京秩誥巳下憚
不敢白彌邵性狷介嘗貫經於陳宓評史於鄭寅問
易於蔡淵自是之外罕與人接臨卒猶為諸孫講張
栻癸解孟子一章所著有易叢漢考等書藏於家此章注
克莊字潛夫少有異質日誦萬言為文立就嘉定二
年郊恩補將仕郎調靖安簿以宣教郎知建陽縣新
考亭祠祀朱范劉魏四賢于學雜賦糴倉二千斛方
以邑最聞而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其所詠落梅在

朱三鄭五之句以謗訕摭其罪鄭清之力爲辨釋得
通判潮州改吉州端平初元有旨都堂審察除將作
簿爲闕帥真德秀參議官改宗正簿二年除樞密院
編脩官兼權侍右郎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
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又言權臣壞朝綱削邊
將兵驕楮賤貪饕併侔之俗不可回諸賢起而當之
天人未應願堅疑初意無使邪說搖正論又言若川
之事出於迫脅向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雖從其請
未雪其冤皆人所難言尋除知漳州嘉熙元年改知
袁州坐先言濟王事爲御史蔣峴所劾與方大琮王

邁同罷歸既而予祠遂擢江西提舉改廣東就升漕
衡州奉給例券皆卻不受買田二百畝以贍仕於南
而以喪歸者淳祐四年除江西提刑訪求民瘼讞釋
獄冤除將作監改直華文閣因舊任六年令赴行在
奏事道除太府少卿既至面對三劄首言委任之失
次言謀謨之誤次言當上法祖宗使善類常合言路
常通御劄劉克莊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
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焴同任史事次日兼權
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又三日兼崇政殿說書
轉對言今日之深憂莫如國本未建援引甚詳暫兼

中書舍人史嵩之既閲御筆除職予祠令克莊行詞克莊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誥詞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爲褒爲貶論奏不已爲殿中侍御史章琰劾能七年除直龍圖閣主管明道宮八年除宗正少卿尋依舊職知漳州就除秘閣脩撰福建提刑以便養甫及月丁内艱方禫除秘書監有旨趣行既至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兼崇政殿說書史館同脩撰時事多内出克莊言祖宗盛時内降絶少今中外除授不由大臣啓擬求者予者袞行者習以爲常臣竊惜之言忤當國尋除起居舍人

復兼侍講進言愈切力奏不草史宇之答詔十二年除右文殿脩撰知建寧府改福建轉運副使以鄭發疏就職寢新命提舉明道宮景定元年賈似道還朝歷遷權工部尚書兼侍講以年迫堅乞納祿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五年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度宗咸淳四年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明年年八十三卒謚文定克莊學問充積尤長吏事而為文名所勝真德秀嘗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之守宜舉職不負所知晚年為賈似道一出君子惜焉所著後村居士前後續新四集行於世雜出於公輯述等書

劉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
温州司户參軍與反俱不輕許可學者輻輳其門屬
歲饑疫火焚千餘家守表乎以朔董其事饑者與粟
病者與劑寒濱死者與褚被為坊二命僧主醫療日
一至以藥囊粥釜自隨所活數萬人收道傍棄兒募
乳飼及聽無子者擇取孝宗初立與林光朝同召對
曰陛下何不容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
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曾覿龍大淵罪狀改
宣議郎知福清縣以至誠待民聽訟無留滯市食掛
錢於門民當其物持錢去會病作請祠歸再召入對

於是虞允文賛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諌以爲宜
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
不可憑虛蹈空過爲揣料决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
免試除秘書省正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
官行至信安傳舍卒朔與其兄夙皆爲時望所推夙
性挺特不以色假人朔則濟以和易至於輕禄位而
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於官飭廉
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朔二子起晦字建翁擢淳熙
五年第知貴溪縣召試秘書省正字兼益王府教授
尉有時望識者謂其材行不忝於其父而言官指爲

僞學刻罷之起世摧慶元二年第陳北外公陟述等書
起世之子希仁嘉定四年進士因郊有雷雨雹之異
應詔謂付授非材處置失當輕動干戈憂起蕭墻上
誤國家下誤蒼生天威警戒切在是歟且摭七事以
獻於人才尤致意焉又曰論事之臣惟知攻上躬任
事之臣惟知舉權要所言皆靡拂貴近時論壯之在
仕途六十年進爲之日少閑散之時多所薦士如徐
鹿卿皮龍榮葉多貴達而希仁乃晏以謗退官中大
夫平生每遇遷擢必有論建身雖屏處猶上箴闕失
惓惓忠愛畎畝不忘君云出儁志

陳士楚字英仲少篤志問學長從林艾軒游乾道八年登進士第調臨江戶曹攝新喻縣政大治改秩調候官縣丞相周必大薦之以國子監簿召對孝宗慨其誠實十六年差樞密院編脩官紹熙初兼司封郎除宗正丞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已趣班雪大作宰相索表稱賀士楚援筆立就朝士皆稱嘆青宮開經筵士楚講周書無逸知稼穡之艱難乃述一章其說曰百穀麗于土荄萌既敷方有實三農力于田莠草既除方有秋以喻小人有妨君子之意壽皇傳諭曰陳直講說書議論精詳理致深奧誠得師儒之道

賜以金樽玉甌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歲儉民饑不憚巡訪全活者衆再除侍右郎右史遷葺御書閣榜陽春堂揖壺樓觀稼亭皆宸翰揮灑慶元改元除侍講四月以疾卒贈儀甚厚林希逸守莆祠艾軒網山樂軒于城山後人以士楚脩享云雜出何志等書

黃芻字季野少從艾軒學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夙劉朔林亦之而下皆推讓焉一第而夭使止懷安縣丞

卓先字進之少從艾軒游年十五拔鄉解屢試南宮

不利紹興四年年四十以特科調龍溪主簿歲旱疫施藥多所全活還永慶軍節度推官郡倚以治爲建寧軍節度推官歲亢旱松溪政和建陽浦城四邑仰食下流官糶米府禁米舟出城先爭曰四邑非建民耶守吏彌堅以是重之後以倦遊歸里卒先平生居官廉靖言論據經是古與人寡合陳宓鄭僑許與特甚而傳伯成尤器重之出備志

林劉陳黃卓傳第二十七

鄭厚鄭樵傳第二十八

鄭厚字景韋興化縣人唐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積之裔四歲讀書一覽千言輒成誦七八歲通解經旨稍長下筆成章援引古今議論時舍法行士子惟通一經厚獨兼之自太學歸講學薌林從游者衆與從弟樵倡物理之學宇文虛中一見異之嘗貽以書曰士弊於科舉久矣安知亦有淵源深渺不爲俗學所漬如二公者乎紹興五年再舉禮部奏賦第一廷對六千言指陳無隱高宗聞厚姓名有詔特循兩資與陞擢差遣授左從事郎泉州觀察推官嘗上奏三事曰

國勢治體兵備紹興八年以趙鼎薦召對因言御將固本攬權之方高宗嘉納會鼎去國詔任滿日改合入官明年至泉適昂為泉守事皆屬厚尋以郡吏決死獄誤以甲為乙與守佐皆連坐解去踰年除廣東路茶鹽司幹辦公事歷昭信節度推官與守將討平齊述之亂掩骼埋胔賑給流離郡賴以安改左承事郎知湘鄉縣縣號繁劇厚臨之以公吏民畏愛郡守部使者皆待以賓友與之談論經理未及代卒厚器局宏遠學問該博尤善屬文以左氏為法嘗著存古易去彖象文言大傳以為皆後之學易者所作又嘗

著書號藝圃折衷指湯武放代爲亂臣賊子之首論伊尹放太甲周公相成王攝政爲啓後世篡逆之禍詆孟子誦仁義而責仁義爲儀秦之雄其他立論與古聖賢相悖者尤多當時蓋嘗坐是爲臺官所劾十年不調云（雜出卓述等書）

鄭樵字漁仲厚之從弟也父國器太學生嘗鬻田築蘇洋陂人食其德歿于姑蘇時樵年拾陸盛夏徒步護喪歸葬自是謝絕人事結廬越王山下閉門誦習既又築草堂夾漈山以居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歸晝理簡編夜觀

星象飲食寒暑俱忘專以討論著述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一時名人若李綱趙鼎張浚皆器重之初爲小學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昆蟲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復還草堂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尋喪母哀毀廬墓三年部使者舉孝廉者三舉遺逸者二皆不就紹興二十七年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應召明年上殿奏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脩書五十種皆已成之書其未成者臣取歷代之籍始自三皇終于五季通脩爲一書名曰通志參用馬遷之體而異馬遷之法謹撫其要覽

十二篇名曰脩史大例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力乞還山自監南岳廟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成紀傳世家載記用舊而以年表爲譜以志爲畧十五畧不涉漢唐諸儒議論五畧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舊文盖平生所考論者弘綱機要皆聚於此乃詣闕請對上之會車駕幸建康戒嚴樵未得見以爲樞密院編脩官尋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時虜勢張甚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明年春高宗至自建康命以通志繳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

先生棋於學無所不通其論書則先按伏生孔壁之
舊與漢儒所傳唐世所易以辨其古今文字之所以
訛傳春秋則首考三家之文參以同異而斷其簡策
傳寫於口耳授受之互有誤說詩則辨大小序之文
別風雅頌之音正二南王化之地明鳥獸草木之實
類皆信而有證居鄉累歲不一詣守令門人東脩一
無所受筆劄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見人寸善推譽
如不及有來質問者苟可告語為之傾倒數於當路
薦林光朝林袤增蔡蘇陂以紹先志作求實齋過果
菴苟一有利於人必力為之詩文之屬有谿西集五

十卷子翁歸録出宋史本傳及事述等書

[illegible]

鄭厚鄭樵傳第二十八

鄭黃方黃傳第二十九

鄭可學字子上號持齋露之後少孤貧由鄉薦兩浙漕試再貢禮部皆不利道武夷見朱文公從學自以稟性卞急於懲忿工夫尤力久之最稱得文公精要文公守臨漳賓禮可學以教其子弟晚年删定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得人惟子上足以當之凡四方學者疑問多使可學是正而士友之南者必見可學而後行當代聞人如曾逢曾逮與爲忘年交吕祖儉李孟傳廖德明皆敬禮之前後三奉大對嘉定四年始授忠州文學是歲廖德明帥廣招致郡齋湖

南漕使曾槃檄攝衡陽户曹道卒所著有春秋博議出事述雜書

鄭耕老字穀叔父安正少負才學篤志訓諸子嘗築書堂率閭里子弟講學一時名士多從之游耕老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主懷安縣簿母喪調溫州法曹改明州教授四明自女真焚蕩之後學廢教弛耕老更營學廬爲講說科舉之外者侍從多以通經術薦召見奏言太祖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曰道理最大知道理爲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孝宗悅親擢國子監主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滿秩

徑歸南陂素厭聲律浮靡讀詩易庸範語孟味其深微皆有訓釋榮利澹如也凡箕其老特奏名秋補闕比郡守詔

鄭獻翁字帝臣伯玉之裔也少從鄉先生黃績學皆與朋儕私自較藝一日作三十餘論衆皆驚服第咸淳元年進士終漳州推官至元改物故官例起叙用而獻翁以老病免為人豁達表裏洞然偉容貌眉目疎秀鬚長至腹見者拭目方是時前輩舊德多已淪謝後生頗習胡俗獻翁獨以所學傳於人故家子弟猶賴之不墜其業顧長卿兄弟皆出其門從與黃績之于仲元及其徒林應成輩倡仰止之學續東湖之

祀贍田數十畆為春秋釋奠之費年七十餘卒出吳源王正近記

黄士毅字子洪自莆徙居吳不忘故鄉因號壺山幼知嚮學為向上事業方慶元詆排道學士毅徒步趨閩師朱文公命日覯一書夜即所見文公嘗告以靜坐勿雜與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於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譔次文公書說及文集又因語録成書分門序次為語類嘗言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為知言出通志

方大壯字履之廷範之裔少頴悟操筆成章艾軒二劉咸推重之年長不事場屋專心求道朱文公至莆

學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之懿日與同志講明自號
履齋文公爲書其扁大壯性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戶
臨沒命子姪養其母戒治喪無用浮屠冠衣束帶而
沒學者稱履齋先生子大東字東叔弱冠文藝絶流
輩年五十始與二子淯孫澄孫同拔漕解明年第進
士乙科調泉州永春縣主簿卒（雅出事迹等書）
澄孫字蒙仲以字行少能文落筆若宿構者淳祐七
年廷對萬言終始欲聚君子以續國氣脈明公論以
強國精神又請立涪陵後銀秦檜子孫竄史嵩之以
謝天下擢甲科爲邵武軍學教授賓禮耆宿作成俊

秀會學廪贏錢及校官例券置貢士莊秩滿監激賞所酒庫以懇去辟淮西制置司幹官入爲國子監庫官校藝南宫坐商論去取不能下氣去添差通判南劍州改泉州辟淮西制置司叅議官適虜渡江治法征誅悉咨之而行虜退知邵武軍邵武歳三易守蒙仲樽節以繼之絶樹柔獷俗表倡儒行請立樵川書院以廣教養郡最聞增一秩尋以秘書丞召李蒙仲初年挾才乘氣既乃務爲謙和一時諸賢皆折節與之友方大琮王邁劉克莊尤愛厚之始以文字見知賈似道及似道相蒙仲獨求外補自效終其身子公

權字立道以遺澤補將仕郎推咸淳元年第先是常仲臨終以世業勉公權果以詞賦魁福建漕試歷廣州教授太常寺主簿以歸景炎間興化再破元兵甫罷屠戮故官遷變衣冠求見元帥唆都公權獨以大義責之唆都反降勢禮遇然公權竟不仕卒平生著述甚富時稱石巖先生出事述

方符字子約大壯兄子少授學於叔父以鄉試上春官道考亭拜朱文公於精舍留語累夕為作字說第慶元己未進士文公以書賀大壯云符清苦自勵窮達得喪惟命之安歷潤衢二州教授知瀏陽縣通判

徽州未上卒（出備志）

黃補字季全號吾軒滔之後父端第紹興十二年進士歷惠州教授終安溪縣令補侍宦惠州時永嘉陳鵬飛謫居于此因得師友之其為學專用心於內而世間利達不少動其心已而以其學教授于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光朝講學城南補在城東幾與齊名乾道八年登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縣尉卒有九經解等書（出八閩通志）

黃績字德遠滔之裔兄績寶慶二年進士績少疑重非衣棄舉子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始遊淮浙遍參諸

老中年還里聞陳宓潘柄從黄榦得朱子之學遂師
事之與同志十餘人集陳氏仰止堂旬日一講宓柄
卒續與同門友築東湖書堂於望仙門外東畔請田
于官春秋祀焉讀約聚講如二師在時向之同門友
又皆相與就正於續故續雖布衣然爲鄉先生三十
年門人著籙牒以數十百計郡守佐博士皆加敬禮
先是郡守楊棟即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彌邵暨彌
邵卒後虛其堂無敢居之者至是邦人相率推續繼
之涵江書院始賜額又以續兼其山長然皆非其好
也晩聞趙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以夫謂爲益友

續兄弟皆與劉克莊善克莊目續曰畏友續曰畏友續以獨不懼名齋克莊爲記所著有四書遺說等書藏於家平生不喜作韻語時有感興亦自得風人之趣云續前卒有星隕書樓之西及卒又有雷雨之變君子謂續匹夫而垂死之際天變若是殆異於衆人耶出事述

仲元字善甫號四如續之子也少刻志於濂洛關閩及父續所傳潘陳二師之書抄拾唐宋名人之文凡二百四十二家文學爲時推重第咸淳進士前後五除官最後除國子監簿皆不赴宋亡後更其名曰淵

字天叟又併改四如之號而以韻瀕整翁彦安爲緬怡然窮居深入理奧學文必檀弓穀梁學詩必三百篇陶韋柳州推廣先志凡其口講心授莫非仰止傳習之懿而尤嚴東湖之祠晨必謁朔望必參二仲釋菜暇則課守者洒掃風雨則視其蓋障雖老不少廢年八十二卒仲元說經問與先賢異同其爲文亦頗艱深至於奇古處殆不可句云有四書講稿等書藏於家出事迹

鄱黃方黃傳第二十九

張林余林鄭譔傳第三十

張弼字舜元僊遊縣人性恬淡好學尤刻意於易以爲繫辭者聖人所以翼易始意其大例當在於此乃置諸家之傳註獨執經誦之凡三十年忽有所悟久而益信乃以所得大例幾百條推明爲書根象數原義理得與民同患之實用雖與前此談易者異同而用於爻象之辭一字皆有所本出黃裳序文是以上極道德性命之理下及昆蟲草木之微禮樂典章法度可指吉凶悔吝動靜先知有漢晉易家所不到者出[illegible]序文紹聖初丞相章惇以其名聞并上所著書賜號葆光

處士三年朝奉郎林仲等百五十三人列薦于守帥部使者轉以上奏勅授福建司户叅軍充泉州州學教授彌彌彌然若有不樂者未赴官而卒出等述

林彖字商卿幼孤随毋鞠於外祖陳次升家以故得盡讀六經百氏之書多聞元祐名臣出處大節與宋累朝典故後遷居真州又得事劉安世任伯雨陳瓘諸公而與任申先彖先兄弟爲忘年友所得益加於前紹興初嘗爲簽樞徐俯禮致而終不肯受其薦奉毋歸閩救水盡歡毋没終喪不謀婚娶曰吾有弟不至絶先人世不問家事曰吾以付二弟若復以家事

相闌自安能遂吾志哉寓跡龍華寺法華菴榜所居
軒曰聽雨小圃曰意足日怡然於其間縣官希見其
氣味或可語者時一見之非其所好扣門不納也處
之四十年如一日平生身不挨俗人口不談世務足
不踐舉場隆興元年春監司郡臣列薦有旨召赴行
在力以疾辭其秋丞相陳康伯樞密黄祖舜再取旨
令監司郡守敦促之復引疾不就於是陳孝則林孝
澤皆泉莆偉人適以憲漕會閩中相繼率三數百人
以彖名聞參政周葵以重望鎮泉山即以孝則孝澤
之狀上孝宗為再促召亦不赴乾道四年詔特與進

士出身添差興化軍教授未一考而卒年七十自號萍齋鄭[illegible]述

林爾守恭之淳熙三年登進士第少有文名從游艾軒之門試教官科中首選調臨安府學教授同邑有傳家者守景初少亦從艾軒學工詩賦無五經孝宗朝嘗著萬言書上之退而講學龍池以淑後進自號與軒後以子矩恩封從政郎[illegible]仙

余元一字景思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科娶勉齋黄幹之女弟而幹則朱文公壻也因得親炙於文公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論及自著

文集為贄文公願教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文公別集歷官知同安縣號梅清巖終池州通判同邑有林德遇者字若時性質頗鈍一日忽發憤鬻產裹糧走武夷山中拜文公求教令日誦論語集註久之覺有所開悟發於文辭亦明暢可觀文公卒復往赴葬家居與貫齋陳沂相友善切磋漸磨卒為鄉名士云

出仙谿志

林磻字豈獻嘉定十三年登進士第少負雋聲從游者衆臞軒王邁嘗師事之官止海陽縣尉同邑林榮亨字宿西其學於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該

貫莆泉學者多從之遊而邁尤敬焉兩預鄉書不第
後以子有之恩贈朝請郎出仙溪志
鄭尚新字中實先世自建之浦城遷于僊遊以太學
生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知晉江縣建問政堂輯論
語繫於政者二十四章書于壁以便省覽又建縣學
文宣王廟闢一堂扁以尊道時真德秀守泉頗敬重
之邑民相與立生祠于紫澤宮尋通判廣州監左藏
東庫遷國子書庫授都大提管卒遺命治棺衾一以
儀禮從事嘗新必授業黃榦之門答問甚詳嘗考定
禮書成編名曰禮學纂要亦參覈於朱子及楊復諸先生

又撰禮學從宜一集居家好義有家塾義莊德秀嘗
爲之記出仙谿志
謝升賢字景芳少篤志義理之學以太學生登端平
二年進士第調浛光縣尉會教官闕員守委攝學事
廣州濂泉書堂新成帥漕方大琮檄爲堂長提刑楊
大異又檄爲桐江書院堂長其後大琮大異皆薦于
朝乞充師儒之選官至興寧縣令所著有太極西銘
說易通庸學語孟解大意皆推本朱文公之書嘗曰
欲遡道之所出以究其終則必先三書而後四書欲
窮道之所入而反其始則必先四書而後三書自號

䀑齋出仙溪志

張林余林鄭謝傳第三十

方信孺傳第三十一

方信孺字孚若儀七世孫父崧卿擢隆興元年進士知上饒縣以政績聞通判明州秩滿知南安軍律身廉莅事勤平易得民移知吉州罷米運力勝錢歲萬餘緡減放諸邑月斛錢歲六萬八千緡作六一堂於郡治東北隅祀歐陽文忠公掇遺墨八卷刻石其中除廣西轉運判官改定鹽法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採訪鹽課利害編為書十二條上之崧卿自治嚴接人一團和氣平居常以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戒飭子弟所得祿賜半為秘書之費家藏書四萬

卷皆手自校讎嘗校正韓昌黎文集又譜其經行次第爲韓詩編年凡十五卷刻南安郡齋出何志等書信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蔭補番禺縣尉盜刼海賈信孺捕之盜方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冑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開禧三年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荅之侂冑矍然假朝

奉郎樞密院檢討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師張
浚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
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
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
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
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
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
事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
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爲故事耶此
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

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
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斥之曰前
日稱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事興兵復讎為社
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
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
官議所以從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誅增歲幣五萬遣
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
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
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賊書誘吳曦則去
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强弱言之若得滁濠

我亦得泗漣水若誇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
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
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加兵耳金人見信孺
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
歳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
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
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宗浩晝變前說怒信孺不
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
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歳幣
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

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白廟堂信孺辨折敵首於強悍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

人不能掩也乃詔信陽自便杜秋史尋通判肇慶府
復奉議郎峒寇竊發詔責段德明措置收捕就命
知韶州至郡即封崇張九齡余靖墓擒赤水峒賊首
戮之轉承議郎知澄州首竄不檢士號十虎者飾濂
溪祠作太史關表元次山遺跡俄提點廣東刑獄奏
縱屬郡久不決之訟數百千人前政所發摘竄繫守
令考罪虛實多奏釋之轉朝奉郎轉運判官遂踐其
父世職深知鹽筴利害操斡裁撙自出新智以滯計
之餘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二十
六萬緡歲舉必先孤寒小校裨將有不幸者必歸其

喪與擧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歷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貢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纔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巖資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賓客益沮信孺尋亦死矣雜出事述及本傳

方信孺傳第三十一

陳居仁宋棐林枅傳第三十二

陳居仁字安行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為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戩捍金人後知忠州單騎造曾孩壘譬曉降之鄞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為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寘宥居仁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詔脩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並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政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彎弓夾道居

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釂此觴觀者壯之
乃諭金人開道入李成禮減歲幣而還及杞秉國柄
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
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
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
色動嘗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
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
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
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
知此言之當也進秘書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
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
帝嘉納擢禮部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
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壽莫濟對有數日召壽居仁
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陛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
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
三衙軍植二表于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
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税者恒
足羸以歸鄰州有訟多請臺省乙決於居仁秩滿邦
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請

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白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僾遲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勲今老矣添差已罷廪稍半給至丐于市軍士觧體乞加優恤以全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為之呼舞留為户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弁賞之特轉朝議大夫會樞屬闕員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

授樞密院檢討文字尋爲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
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視案牘
嘗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叙復
執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冤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
復何疑詔以旱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假吏
部尚書使金還無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
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爲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
名爲赦有罪實以惠奸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
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
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

要令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順精神詰旦令清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内外制向委數人今際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艱乞詔大臣博議絶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脩撰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安樂寨以養貧病之民撥閒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斷稅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從以爲惡遂誅之觀察推官郴某貧死不克歸二子行丐于道

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教之鎮江
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不
報爲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徃覘之聞遣羅
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糴居
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古海鮮港
爲石磋册徒境上蓄泄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縣僧
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遣兵
遮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橫甲燕毒之
僭禁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贈金
紫光禄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一以誠信臨

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詔奏制藁詩文行世子阜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史嵩以故欲其一見阜謝不往游益器之在詞掖草詆叛臣李全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厲又草太廟災罪己詔京師為之感動端平初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丐祠以資政殿學士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貲書所刪金籙世綸堂閒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六葬事不能具游閩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謚于朝廼謚清敏出宋史本傳

宋棐字材成後棣人政和五年登第建炎初知餘干

縣盜張遇方蹂躪旁郡驅掠向餘千棐率民臨水植幟聲鼓若將出迎敵者盜疑引去徙知邵武縣鄰郡寇范汝爲毛浬龍始出就招所過需丁壯負擔殘虐甚棐先寇令民遁去寇旣剽掠無所獲群譟持兵乗夜入邑內棐諭之去不爲調一夫民得全活去邑二十年有語及輒涕下者紹興中入爲金部員外郎扈從幸建康時方用張浚韓世忠圖恢復棐請詔中外臣僚採訪勇力權畧之士不時舉薦以備採擇從之因留總大軍錢糧適有司窘用度兩軍號百萬棐爲調度兵食不擾而辦秦檜專政頗忌棐棐奉祠者再

及起知通州以治最聞用薦累遷主管淮東安撫公事召為太府少卿充金國迓送正旦使還錄其語以聞上嘉其有專對才遷太常少卿兼史館直學士院顯仁太后崩斟酌典故一出棐手遂權禮部侍郎會朝廷謀帥以棐為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明年虜入淮甸聲搖近輔或欲調兵積粟嚴備非常棐鎮以無事一方晏然力祈去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年上章納祿詔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少師弟椿紹興五年別試第一衢州教授子煜歷知循賓惠三州皆有惠政官終朝議大夫

直徽猷閣曾孫詡以祖蔭入官歷知程鄉歸善二縣遷通判汀州史彌遠當國罷歸端平初起通判廣州摧鋒軍士作亂帥臣曾治鳳棄城遁詡力備禦且以聞有旨命崔與之領州事詡佐之賊奔他境與之薦詡綿歷已深廉介有守權知循州進直煥章閣知潮州未上卒出方志及事述等書

藻字去華棐之從子也弱冠兩貢辟雍舍法改復與從父椿預計偕紹興初同試禮部時號二宋尋進中興十君論高宗語執政云藻所進篇篇可採遂以布衣召見占對如響高宗悅欲爵以京秩試編脩官

政府以上書不先白阻之注廬陵尉登八年進士改邵武軍教授添差福建轉運司幹官藻以汀虔循梅山賊嘯聚進銷寇六策被旨應辦大軍錢糧兵食不乏請闕上書指陳時政牴牾故相累年不調久乃補英州學官改秩知盆陽縣遭丁家難進時議二十篇除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會金亮渝盟朝廷分遣屯戍以藻充湖北京西招討司機宜與主帥分畫形勢西屯襄陽則覷登州東屯德安則向蔡州中駐郢州則上可赴唐城東西可援蔡鄧主帥如其請及虜犯信陽果一衂而退不復窺漢上乃悉引兵瞰氐

州藻言於主帥奏乞盡發戰艦防江面虜既敗去以
還朝廷遣五招討使分路追襲藻至楚泗究伺虜所在
師有律恐我軍昧利深入為所掩乃馬上占奏上之
高宗即命班師擢藻知江陰軍金兵繼擾淮甸 公民
日夕渡江藻勞來安集至者如歸督府分屯義兵
五千人藻為營室廬峙糗糧金兵既退諸州米價翔
湧疫癘盛行獨江陰無恙父老守闕上書頌治狀孝
宗即位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陛辭慰勞甚悉
至官未期重造明越梁湖廢堰更敘三衢義倉罷猾
胥六百六十九人永嘉有風濤之變藻被旨賑恤躬

行阡陌瘞死骸七千餘發粟寬租捐竹木之稅便民
興造又奏以絶戸之產分恤孤惸勞績上聞西廳召
對所敷陳無不開納坐弾劾温州守臣為權貴所擠
力丐休致得祠而歸藻自布衣寢至以忠鯁自奮[illegible]
叙寡合其在家雖妻子不見笑容居官以身臨民未
嘗少自恕後除守漳州又除提舉江東皆不拜結廬
囊山先塋之側以讀書自娛比没告諸子曰余平生
操履無負所學今老矣復何恨但易解未成耳年八
十二卒贈太中大夫出事述等書
鈞字茂洪藻之孫也幼警敏精厲長博涉經史過

眼不忘登紹熙四年進士調晉江尉瀕海多盜鈞捕
有方以捕賞改承務郎授潮州軍簽判移廣德軍討
究征賦源委告部使者裁其額知南海縣考核精明
丁口登耗升降必以實民不能欺吏爲奸教育秀艾
耨鋤姦強政聲奕起通判饒州楮幣更列郡過於奉
行告訐滋熾鈞抗疏極言展收換之期寬編籍之科
召爲太府寺主簿尋知嚴州首訴乞蠲淳安經總制
錢五千緡次第蠲損他邑無名征斂起義役買职田
以贍其用課最累遷右曹郎官改左曹總領淮東軍
馬錢糧寇入光州鈞策虜無能爲嘗下詔進討重賞

以招降附清野以待饑勞分兵迎敵東擊西應毋專
守地分人自為謀又言宜藉江淮之篙工罷温福之
防托別造防江輕艦數百艘上下采石辰洲間以備
策應多見采納就遷司農少卿後以朝奉大夫直敷
文閣再知泉州泉舊有歲進數納台信建昌邵武上
供銀大為民病釣手疏乞泉與四州從初賦從之刱
局講荒政乞借撥椿積及通放平江鄰州小商貸本
巨家勸分而米大集斛酌便宜分等糶濟幼鰥孔疾
與醫道恙者續粥藥所活萬計除海苔蠣房葵葉鹽
鮭等稅蠲閣諸色逋賦捐俸代輸畸零之戶民盡像

祀之以父喪罷歸服闋直顯謨閣經略廣東進秘閣修撰急民隱盡下情以賛族悍戾刺爲權卒戍壽昌南人善水既除境内之盜又免畨吏之勞一舉而三得會虜擾淮甸朝廷以鈞暢曉邊事趣還未行卒年五十八鈞性孝友其學問以行已爲本濟時爲用三國六朝得失成敗之數歷歷如身履凡江淮攻守大勢援古訂今具有本末以實學圖實政君子惜其所施未竟其緼云予應先朝請郎通判泉州山事述等書

林枅字子方孝子攢九世孫也伯父孝淵崇寧五年進士歷泰州南劍教授王黼當國以同年屢遣堂吏

屈一見曰要職可得也孝淵曰有命竟由選格歷建州通判改泉州時福建二州殺其守將泉卒亦習亂屢化郡守而信孝淵一言不敢暴提舉船事邵邦建以其材術踈通吏事詳練有綏靖兵民之功特薦之嘗按收舶貨歸吏循例取一匣腦以納孝淵凡及舶庫父孝澤宣和六年進士歷知南康軍提舉廣東市舶有番嫗薄持珍異以賂禁掖爲子求官中人動之孝澤曰他日三佛齊以非時詣入貢明主猶謝遣之今以一賈婦使朝廷廢二百年互市成法可乎上書力爭固持不遣就除轉運判官知漳州清介特甚至

不用官燭於私室遷提點廣東刑獄力辭除直秘閣與祠朝廷每選守重藩名郡必及孝澤以老不欲勞之年八十餘卒枅擢紹興二十一年第召對首言持祿固寵之臣似無過而緩急無所用骨鯁蹇直之臣似無用而大節不虧及又言兵強財豐未足恃所恃者得人心得人心者脩德而已翼日孝宗語宰執曰林枅盡忠實除秘書省正字與脩中興會要遷校書郎求補外知信州陛辭論清議者忠臣節士之所慕而權倖讒諂之所憚也奈何惡之又言祖宗之法不用武人為大帥必用文人為經略以總制之今內郡

之守百里之宰皆用武臣參之則方面專制又將付
之何異唐之季世乎析至郡裁騎兵以法斥公帑代
輸物力錢民德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就爲轉運判
官移使江西發漕司緡錢三萬六千助諸縣歲計瘞
殍草疫死者浮匱三千爲塚六百九骨函五百餘瘞
其士大夫貧不能自葬者三百匱會泉州缺守臣孝
宗於班簿中求一風力之士補之遂以授析泉爲曾
府訟牒盈庭剖決無留舉行荒政條其病民者剗之
立三賢堂祀姜丞相秦隱君歐陽四門召除直秘閣
福建路轉運判官申嚴汀州無額經總制錢等第減

放寧化泰寧兩縣苗米論漳州子斗司收諸絕產爲除豁諸縣稅色有旨兼領泉州光宗即位召拜吏部郎中未幾除直煥章閣江東轉運副使奏蠲廣德建平和買多取之額改知慶元府直徽猷閣知福州甓城四千丈卒於福州枅官雖不登禁從而持節分閫所至有聲剛方廉介清以仁慈吏畏民懷爲當世所稱道云莽出何志等書

陳居仁宋槃林枅傳第三十二

方吳李丁林傳第三十三

方大琮字德潤慎從七世孫也祖萬擢紹興三十年進士大琮以詞賦爲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授南劒州學教授首封羅仲素墓爲江西轉運司參議官決獄平允改知將樂縣式楊時廬祀八賢于學丁外艱服除知永福縣值兵饑守隘立柵禁遏發廩無虛日時延名士講論文義丁內艱起復累遷太府寺丞蘇民競圍田久不決張椿年爲王府提佃堂帖下所給據大琮曰椿年直欲奪百姓飯盌耳惡知愛國愛王府哉持不可歷秘書郎著作郎除右正言首疏曰雷

川之事向也天地宗祖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戚福自已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讐一則如撫愛子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多飢無主捨死勤擄致仕今班槖賜第又曰通天地間一氣耳二相不咸諸閫不協叛卒之變踐旅之閧皆戾氣之流注激射也誠能宣明洞達此歟不留將共祈誠感召此盭自弭矣別蹤言故王之寃不雪他日所慮者皆可保乎權奸之罪不討他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適理宗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八對理

宗曰權御言官論當體國大琮曰臣所言無非體國
出疏奏之有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在大
臣救其源者在諫臣又以女寵侈費爲戒遷起居舍
人直前奏事且曰淮南之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
下何不自爲其所易然後責群臣以所難兼國史院
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奏乞還魏了翁以重朝廷兼
權直舍人院先是有諫言綱常者竄謫相望及理宗
親政大琮敢言復故王爵召用諸老於是言路稍開
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王遂劉克莊等以大琮
爲魁傑請置重辟 大琮遂罷去主管紹興府千秋鴻

禧閒以進太建寧府中發嘉熙四年除秘閣脩撰福
建路轉運判官時歲荒首發常平倉賑糶自鄉郡始
上司州委籍士蒸杉楮買糴事淳祐元年改集英殿
脩撰知廣州廣東經略四年加寶章閣待制并非依
六年進直學士因任大琮在廣五年百度具舉以燕
司俗盡送三學用朱子所定更造冕服爵俎樽罍籩
豆簠簋鑄編鐘以足其數取英韶石爲磬行釋奠鄉
飲以禮義化人期盡變其故俗增捐錢爲春衣錢給
借水軍出戍糧米改創清海軍門樓改知隆興府命
下卒謚忠惠大琮外溫和而內方嚴平居抑畏言不

出口至立殿陛争是非可否雖賁育不能奪弟大鏞大興𤓰卒大琮經紀孀幼恩義兼盡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卷子演孫字景行弱冠與其群從十一人同接甲午胄薦調建康府粮料院從王埜辟制置司恭官以秋苗例入返府爲修倉之助添差通判南劍州剖決滯獄如流攝邵武軍屬江閩告警外鎮内撫人情帖然增郡帑舊儲二十倍創學田百餘畝景定更化除諸司審計當對傷父大琮坐言濟王事老死遠方乃疏曰舜有有㢊之封周公有蔡仲之命陛下之聖豈愧古人三十年間因循未行者存亡繼絶之一

事耳反覆數百言累遷太府丞請外知建昌軍度宗即位陛辭爲上言皆闢蔡新政之大者復申繼絶之請至郡首尊李曾二先生之學以表厲其風俗革闢社結集新推排圖帳計所復賦入及積鹽酒息得楮三十五萬以代四邑下户之輸并補前此預借之數孽婦張氏倚勢爲一方害亟闘于朝盡籍其産移守贛州爲張婦擠罷然張卒抵罪演孫歸奉雲臺崇道祠俄而蕪湖潰師國事不可支演孫雖家居猶運粟以助京師集民丁以固鄉邦之守禦即家除工部郎官廣王襲位福州召除軍器監司農少卿進大司農

演孫權宜措置以輸危急用是病日亟景炎元年九月卒年六十四演孫律身涖官名能守家法侍父大琮跬步不離大琮鎮廣命演孫入京銓注旣發大琮卒演孫走回扶靈悲號哀動行路至於置義倉建義學爲時所重云出名公事述

吳叔告字君謀水南人曾祖翊成忠郎建州都作院使父元度累贈中散大夫叔告與兄伯脩同貢于鄉端平二年理宗始親政策士于廷叔告以發強密察爲言理宗覽而異之擢爲第一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累遷秘書郎輪對首言今虜氷合未來交

口談清野之效祼享偶霹動色稱格天之祥大臣百
執事循默容身者多慷慨許國者少又言邪封曲徑
借曰御筆奏篇束閤報曰旨依室垂磬而襲承平之
用度家四海而事藩邸之繕營四年差考公試遷著
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以親老丐外知撫州其治以
正風教扶善良爲先稽簿書覈隱漏以佐羅本造官
舟代募舟以貲爲郎者代郡胥部押言者以爲罪叔
告丐祠不允尋除刑部郎以不善迎合爲中外所攻
寢新命貶一秩淳祐三年復元階六年差知袁州明
年召奏事十年再除刑部郎知漳衢常三州改嚴州

自臨川罷歸食祠者三召者再予郡者五皆不果行景定二年始召除尚右郎官入對言天下萬事其本在人主之一心心不一於我則二於物向湖廣淮蜀四面皆敵今瀘城歸漣海復山東版圖再入職方儆戒之意得無因是少怠樂身之事得無有切於心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差殿試覆考官四年除大理少卿丐外除直實章閣提舉浙西常平事有仕者挾權貴求辟舉叔告曰冗員不可增其人不可舉是冬召奏事再祈免得請歸裝蕭然明年卒叔告性狷介少和寡合器重之者多而仇疾之者亦不

必云（出名公事述）

李丑父字良翁德昭從曾孫也父宗之通判邵武軍以文名諸史百家口荅疑問人以書厨目之丑父幼穎悟讀書迎刃而解出語輒驚人既授室獨寢夜誦達旦善屬文劉克莊王邁方大琮見大竒之年四十一始領鄉薦端平二年擢第調邵武司户參軍添差通判福州丑父嘗攝福州教授士聞其來皆喜遂兼領學事丁大全當軸丑父忤其意遂罷予祠遷著作郎權禮部郎官踰月班對草兩疏首言苛征烕沉黷貨聽讒四事次言競侈二習皆切時弊理宗悉嘉納

之請外提舉湖南常平義倉務存繼絕戶決簽婦人訟條社倉舊規桂陽有王媪者虜禍時八口爲豪襲所殺丑父爲直其寃方謀欲劾西全寶慶兩守會事露爲臺疏劾罷昇祠卒丑父篤實清脩溫良和易胷次灑然與人無新故一語必用情所得祿賜僅自給而銖積其餘爲義廩與弟姪共詩文溫潤清新有集藏於家出事述

丁伯桂字元暉祖彦先景祐五年進士官終秘書郎知縣事伯桂兄弟八人伯林伯椲伯梅有聲場屋皆貢于鄉伯杞卒於太學生伯桂擢嘉泰二年進士累

遷樞密院編修官端平改元拜監察御史二年冬除
秘書少監三年遷監送爲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嘉
熙初除權吏部侍郎遷給事中皆兼史職方史彌遠
當國陳宓鄭寅之流皆不安於位於是朝無莆人彌
遠使伯桂始爲御史在言路二年諫疏盈篋皆力扶
世道切中時弊後雖出臺然轉對奏事指陳愈峻韃
靼入寇伯桂言不宜徬徨動色宜凝定以應事變又
言陛下本好賢受諫近者言官忤旨至形詞色疏多
留中易置諫官御史如奕棊此致異之大者又言韓
休后戚除節度使致仕議者謂曷不移此募戰士以

取韓酋之首閻美人進封親屬李何加恩至百餘人

咸人所難言未幾卒（出后村文集）

南一字宋傑伯杞子也少爲伯桂所奇平生頻擧場屋寶祐元年年五十七始奏名別院廷試以累擧恩陞兩科調福州懷安尉公族有僦居以婦墮胎告屋主者南一辨胎以藥墮坐誣民有負逋自經者子訟債主南一曰汝父縊死矣誰斷其舌搜其家得舌於圃民有溺死者父訟主家南一曰兩手有泥沙自溺也人皆服之然以介特忤外臺改東莞監稅帥使辟子強曰此非所以況儒者欲處以他職力辭尉卒蕭

盜盜兄以爲辱已撟弟至死誣失主殺之南一辨盜與失主未嘗交手篙師曬衣墮水死毋誣舡主南一視衣果在手子強薦之于朝復以忤外臺劾罷貧不能出嶺嶠南士人率子弟行束脩師事之漕使鄭協辟爲廉泉書院山長洪天錫至檄攝海陽州學教授兼文公元公兩書院山長潮州方喜得師而南一以悼亡歸矣自號斗軒嘗彙伯桂諫草爲若干卷出莆志

林彬之字元質其先福州人徙居莆彬之少與王邁方大琮齊名端平二年擢進士第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天命人才民心次言括田之害曰今

興利於利源既竭之後立法於法意將盡之餘上以一樞翼以群小恐利未興而害先及又謂皇祐中太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語且曰今陛下春秋過於仁宗皇祐時決大議立大本尤不可緩又言蒲遠用鄭損棄關而基蜀漢之禍嵩之召北兵入城而北兵焚之變今主兵之臣以閉門自守為上策運米浙江以餉兀坐之兵竭財大農以守不耕之野徒曰虜來仆去可以苟安豈不中其臧水困魚之計九年春雷電大作積陰彌月彬之以為必有召怨於民者民怨釋則天意回矣遂極陳科抑榷法括田三害其夏四月

朔日食彬之又抗言扶陽抑陰三事十年遷左司諫會仲冬雷又言一陽方復内卦爲震而有雷聲之異豈天以此示警爲國本計乎理宗曰朕志已定十一年春將有事於明堂史嵩之規爲相彬之力言乞扶公論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十二年除殿中侍御史仍侍講首疏攻臨安尹擅利病民卒移尹越州又言繼尹余晦不當以私意辱右庠士致三學捲堂而去罷之後言戚畹數人除權工部侍郎徑出關上遣都司諭旨乃就職爲殿廬詳定官每緣經義以規切君德時政會遣余晦諭蜀彬之言晦不可遣丐

外以集英殿脩撰知婺州景定三年以先朝耆舊即家除寶章閣待制命未至卒彬之事繼母孝始終無違言居家有撿束立朝無附麗平日謙信若無異同者及至榻前階下爭辯是非寧忤不辱安於清貧食不重味身無鮮衣自少至老不輟披讀云雜出名公序述

方吳李丁林傳第三十三